

407198

王船山詩文集

上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 214.92
1
842

407198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王船山詩文集
上冊



中華書局



90080313

序言

穆文甫

王船山（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名夫之，字而農，湖南衡陽人，明末清初一位偉大的啓蒙思想家和愛國主義者。他早年曾參加抗清運動，從明桂王於廣西一帶。及事無可爲，乃歸隱石船山，埋頭著述以終。他自題墓石云：「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丘，固銜恤以永世。」又書堂聯云：「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可以概括其生平。他著書數百卷，最足以表現其思想的，有黃書、思問錄、張子正蒙注、讀四書大全說、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通鑑論、宋論等。

向來論清初學術的，經學推顧亭林，史學推黃梨洲，可是要講到哲學思想的博大精深，則斷推船山。船山是一位偉大的唯物主義者。他不僅能打破世俗迷信和三統五德天人感應一類的謬說，並且力闢佛家的萬法唯心，道家的虛無思想，乃至程朱派理先氣後的客觀唯心主義。他不離氣而言理，不離器而言道。他說：「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放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未有牢體幣帛鐘磬管絃而無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弟而無兄道，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周易外傳卷五）「器」是說具體的物件，「道」是說那些物件所具有的道理或規律。客觀唯心論者把道理或規律實體化，絕對化，好像在物之上，在物之先，獨立自在着一個超絕的「道」。這

樣，規律不是某些具體物件的規律，而那些具體物件反倒是爲那些超絕的規律所主宰，所產生。這正是說沒有弓矢而先有射道，沒有車馬而先有御道，沒有子而先有父道，沒有弟而先有兄道，恰好和船山所講的相反。船山極明快地提出了唯器論，把器放到第一位，而道只能從屬於它，這完全是唯物主義的看法。這種看法也同樣表現在他談理氣問題上。他認定理是氣的理，言天、言性、言心，一切應從氣上講。他把張橫渠的唯氣論徹底發揮，堅決站在這一方面，而明白指出程子「統心、性、天於一理」的說法之錯誤。這正是針對着程朱派的客觀唯心主義予以糾正。從不離氣而言理推演下去，很自然的，他也一貫主張，不離欲而言理，不離勢而言理，乃至不離用而言體，不離變而言常，這裏面都貫串着唯物主義的精神。

船山具有很深刻也很開明的歷史見解，有他自己的一套歷史哲學。根據他的理勢合一論，他一方面說「得理自然成勢」（讀四書大全說卷九），而另一方面說「於勢之必然處見理」（同上），「順必然之勢者理也」（宋論卷七），很有點像黑格爾所主張「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那種味道。他以這種精神來講歷史，往往能按切歷史事件的當時現實形勢立論，而予以合理化。如他論秦朝變「封建」爲郡縣道：「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而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讀通鑑論卷一）他認爲：「封建」在上古時代，原來也是由當時現實形勢所形成，所以它原來也是合理的；可是後來形勢逐漸變化，到了秦朝以後，就必須爲郡縣所代替，於是乎郡縣就又成爲現實的，因而也是合理的了。「勢相激而理隨以易」（同上）。勢變了，理也變了，理隨勢轉，

看得很活動。他認定唐虞三代和後世社會情況整個不同，認定各種社會制度不是孤立而是互相聯系的，認定在隨時變革的社會制度中自有一定的過程和趨勢；絕不像那些泥古者流，把封建、井田、什一之稅、寓兵於農、甚至肉刑，都想恢復起來，以爲是聖王之法，可以行之萬世而不變。他主張「漢以後之天下，以漢以後之法治之」（讀通鑑論卷五），而云：「易曰，『變通者，時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國強秦以後之朝野，而豫建萬年之制哉？」（讀通鑑論卷三）這些議論很通達。他能從聯系上看問題，從發展上看問題，從錯綜複雜各種矛盾中看問題。從他的大量史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到處閃爍着辯證法的光芒。

當然，我們不要忘記，船山畢竟是一位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學者。他雖然由於遭逢慘重的民族災難，激發起愛國主義精神，從自己現實生活的痛苦經驗裏面，深深體會到那個封建專制政權的腐朽透頂，對於社會歷史的真實情況得有較爲深刻的認識，同時也由於接觸了一些「質測之學」（即實驗科學，在其所著搔首問中很稱贊方以智父子的「質測之學」），能打破許多迷信思想，因而走到唯物主義方面，成爲偉大的啓蒙思想家；但是，一方面他限於當時科學發展的水平，同時他的階級成見也大大限制了他的進步性，所以他總不免拖泥帶水，包含着許多唯心主義的雜質。他講什麼「治氣」、「亂氣」、「善氣」、「惡氣」，說什麼「堯舜之神，桀紂之氣，存於網緼之中，至今而不易」（張子正蒙注卷一）。他不信世俗所謂鬼神，可是另有他自己的一套鬼神論。他對於「謂鬼神之無情無狀因而而疑無鬼無神」者明白表示反對（俟解）。他講什麼「貞一之理」，建立一種天理史觀。不僅歷代典章制

度的因革損益都是「天理」的表現，就連每個朝代的治亂興亡也都有個「天理」在作主宰。照船山看來，漢祖唐宗都是應運而出，「繼天立極」，是那個「貞一之理」的體現者。一部歷史就像是一部天理實現史。拿他這一套歷史哲學去和黑格爾的「宇宙精神」相印證，倒是很有趣味的。

船山有極強烈的民族思想，在同時諸大師中最高突出。如他說：「仁以自愛其類，義以自制其倫。……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黃書後序）「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類間之。」（黃書原極）「夷狄者，殲之不爲不仁，奪之不爲不義，誘之不爲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與之道，非以施之異類者也。」（讀通鑑論卷四）他看一姓的興亡輕，而看民族的盛衰重。寧可失位於賊臣，不可賣國於異族。不能自保其族類，便什麼仁義道德都不配講了。他直然把「夷狄」當異類看待，對於他們沒有什麼道理可講，任何手段都可以用。看這是多麼極端的民族主義！他親身遭逢慘重的民族災難，創劇痛深，所以每涉及民族間的問題，總是悲憤感慨，不能自己。有些話雖然說得偏激，但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一部黃書，可以說是船山的政治綱領，那裏面就徹首徹尾浸透着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

船山深於文學，神契楚騷。其生平詩文，如本編所輯錄，悱惻纏綿，焄蒿悽愴，其耿耿孤忠，苑結不能自己之情，隨處迸發流露，真可謂離騷之嗣音。論文若干篇，如知性論、君相可以造命論等，亦皆持論名通，精思獨到，雖嘗一鬱，亦可以知味，爲研究船山之學者所不可不讀。

編例

一、這部王船山詩文集，是從幾種船山遺書中輯出來的；因為這些集子絕大部分是作者自定，所以仍保存原來面貌，不另分散重編。

二、我們所用的底本有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金陵刻本、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衡陽補刻本和一九三三年上海太平洋書局排印本等三種。

三、薑齋文集，金陵本祇十卷，衡陽本補刻補遺二卷。十卷中有目無文而見於補遺中的，我們據以移補。原補遺中其他七篇，加上我們新輯的四篇，不再分卷，仍作為補遺附於十卷之後。凡是經我們移前或新補的，都在題下注明。

四、詩集部分，金陵本有十二種（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柳岸吟、落花詩、遣興詩、和梅花百詠詩、洞庭秋詩、雁字詩、傲體詩、嶽餘集、賸稿），衡陽本有三種（分體稿、編年稿、憶得），現在全部收入，編排次序依照太平洋本。並據鄧顯鶴的船山著述目錄，把這一部分總稱為薑齋詩集。

五、詞集部分，全據金陵本。

六、金陵刻本愚鼓詞及衡陽刻本龍源夜話，鄧目及遺書均列入「子類」，但前者用詩詞形式，後者僅存二篇奏疏和半篇自序，現在都作為附錄列在末後。

七、刻本每種前都無目錄，現在從太平洋本補。

八、金陵本刊刻時，劉毓松寫了一個校勘記附於遺書最後，現在摘錄與本集有關的幾條附注於書中。

九、本書排校完畢後，又得到上海圖書館顧起潛同志提供的康熙間湘西草堂刻本船山自定稿（存五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各一卷），得據以重校一遍。惜紙型已經打就，不及校補入正文，因此，另作校勘記列於附錄中。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同志提供了兩篇佚文，現作爲文集補遺續，附在書後。

十、本書初版後，又得見顯考武夷府君行狀等二篇稿本，現另作補校，附在最後。

總目

甲 薑齋文集

薑齋文集十卷補遺一卷……………一

乙 薑齋詩集

薑齋五十自定稿一卷(鄧顯鶴船山著述目錄作爲薑齋詩集卷一)……………二九

薑齋六十自定稿一卷(鄧目作爲薑齋詩集卷二)……………一八九

薑齋七十自定稿一卷(鄧目作爲薑齋詩集卷三)……………二二三

柳岸吟一卷(鄧目作爲薑齋詩集卷四，刻本卷首及中縫亦有此六字)……………二八一

薑齋詩分體稿四卷……………三〇五

薑齋詩編年稿一卷……………三六九

薑齋詩賸稿一卷……………三九七

落花詩(鄧目作爲薑齋詩集卷五，刻本卷首題夕堂戲墨卷一)……………四〇三

遣興詩(鄧目作爲薑齋詩集卷六，刻本卷首題夕堂戲墨卷二)……………四二一

和梅花百詠詩(鄧目作爲薑齋詩集卷七，刻本卷首題夕堂戲墨卷三)……………四四一

洞庭秋詩(鄧目作為薑齋詩集卷八，刻本卷首題夕堂戲墨卷四).....四六七

雁字詩(鄧目作為薑齋詩集卷九，刻本卷首題夕堂戲墨卷五).....四七三

仿體詩(鄧目作為薑齋詩集卷十，刻本卷首題夕堂戲墨卷六).....四八三

嶽餘集.....四九七

憶得.....五〇七

丙 薑齋詞集

鼓棹初集(鄧目作為薑齋詩餘卷一).....五三五

鼓棹二集(鄧目作為薑齋詩餘卷二).....五七九

瀟湘怨詞(鄧目作為薑齋詩餘卷三，刻本卷首題夕堂戲墨卷七).....六一七

丁 附錄

愚鼓詞(鄧目列入子類，刻本卷首題夕堂戲墨卷八).....六三一

龍源夜話(鄧目列入子類).....六四一

校勘記.....六四七

文集補遺續.....六五七

薑齋文集

以爲教者其人也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目錄

卷一

【論三首】知性論（四） 老莊申韓論（五）

君相可以造命論（八）

【傲符命】繹思（九）

【連珠二十八首】連珠（二三） 連珠有贈（二四）

連珠（二六）

卷二

【傳二首】石崖先生傳略（二八） 孝烈傳（三）

【行狀二首】顯考武夷府君行狀（二三） 顯

妣譚太孺人行狀（三〇） 附譚太孺人行

狀（三三）

【墓誌銘表四首】文學劉君崑映墓誌銘（三五）

武夷先生暨譚太孺人合葬墓誌（三六） 牧石

先生暨吳太恭人合耐墓表（三七） 文學廬

原氏墓誌銘（三九）

【記二首】船山記（四〇） 小雲山記（四二）

卷三

【序五首】詩傳合參序（四三） 種竹亭稿序（四四）

殷浴日時藪序（四五） 劉孝尼詩序（四六）

王江劉氏族譜序（四七）

【書後二首】讀陳書書後（四八） 讀李大崖先

生墓誌銘書後（四九）

【跋一首】耐園家訓跋（五〇）

卷四

【啓一首】六十初度答徐蔚子啓（五一）

【尺牘十首】丙寅歲寄弟姪（五三） 與我文姪（五四）

又與我文姪(五) 與幼重姪(五) 又與

幼重姪(五) 與爾弼弟(五) 示子

姪(五) 示姪我文(五) 又(五)

卷五

九昭(五)

卷六

九礪闕(六)

卷七

【賦五篇】南嶽賦(七) 練鵲賦(七)

孤鴻賦(七) 雪賦(七) 霜賦(八)

卷八

【賦三篇】祓禊賦(八) 章靈賦(八)

蝮鬪賦(九)

卷九

【贊十八首】陶孺人像贊(九) 題熊畏齋先

生小像贊(九) 雜物贊(九)

【銘十一首】筆銘(九) 硯銘(九)

墨銘(一〇) 祕閣銘(一〇) 硯蓋銘(一〇)

杖銘(一〇) 拂子銘(一〇) 圍棋銘(一〇)

梳銘(一〇) 南窗銘(一〇) 觀生居

銘(一〇)

卷十

家世節錄(一〇)

補遺

自題墓石(二六) 己巳九月書授放(二六)

唐欽文六秩壽言(二六) 蘇太君孝壽

說(二六) 文學孝亮翁欽文墓誌銘(二〇)

躬園說(二三) 唐子無適墓表(二三)

惜餘髮賦(三四) 勘破窗紙者爰書(二六)

刈草辭(二七) 齋中守犬銘(三八)

薑齋文集卷一

論三首

知性論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不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言性者於此而必窮。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爲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茫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習聞而識之，謂有名之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如是者執名以起用，而茫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終絀。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此夫婦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爲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恫怛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此異同之辨說，所以成乎淫邪也。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爲性。蓋不知何如之爲知，而以知名當之，名則奚不可施哉！

謂山雞爲鳳，山雞不能辭，鳳不能競也。謂死鼠爲璞，死鼠不知卻，玉不能爭也。故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告不害、荀卿、揚雄、荀悅、韓愈、王守仁各取一物以爲性，而自詫曰知，彼亦有所挾者存也。苟懸其名，惟人之置之矣。名之所加，亦必有實矣。山雞非鳳，而非無山雞。死鼠非璞，而非無死鼠。以作用爲性，夫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以杳冥之精爲性，人之於杳冥，非無精也。以未始有有無爲性，無有無無之始，非無化機也。以惡爲性，人固非無惡，惡固非無自生也。以善惡混爲性，歛然而動，非無混者也。以三品爲性，要其終而言之，三品者非無所自成也。以無善無惡爲性，人之昭昭靈靈者，非無此不屬善不屬惡者也。情有之，才有之，氣有之，質有之，心有之，孰得謂其皆誣。然而皆非性也。故其不知性也，非見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惟與性形影絕，夢想不至，但聞其名，隨取一物而當之也。於是浮屠之遁詞曰有三性，苟隨取一物以當性之名，豈徒三哉？世萬其人，人萬其心，皆可指射以當性之名，不同之極致，算數之所窮而皆性矣。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猶之乎謂雲爲天，聞筍菹而煮簞以食也。

老莊申韓論

建之爲道術，推之爲治法，內以求心，勿損其心，出以安天下，勿賊天下，古之聖人，仁及萬世，儒者修明之而見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於此而不能，因流於諛者，老莊也。損其心以任氣，賊天下以立權，明與聖人之道背馳而毒及萬世者，申韓也。與聖人之道背馳則峻拒之者，儒者之責，勿容

辭也。拒其說，必力絕其所爲，絕其所爲，必厚戒於其心，而後許之爲君子儒。言治道者吾惑焉。於老莊則遠之惟恐不夙，於申韓則暗襲其所爲而陰挾其心，吾是以惑，而甚惑其惑之甚也。夫師老莊以應天下，吾聞之漢文景矣。其終遠於聖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莊亂之也。然而心猶人之心，天下則已異乎食荼臥棘之天下矣。下此則何晏王戎以弛天下而使亂。然其所爲，求之聖人之道而不得，求之老莊而亦不得。虛與誕，聖人之所弗尚；躁與貪，亦老莊之所弗尚。則遠之必夙者正也。老莊之所弗尚，則不得舉何晏王戎之罪罪老莊也。夫申韓而豈但此哉。韓愈氏曰：「仁義之言，藹如也。」聖人之欲正天下也亟。其論治也詳。今讀其書，繹其言，蔑不藹如也。其言藹如也，其政油如也，患天下之相賊，而不以賊懲賊，懲天下之賊，規乎其大凡而止。雖有刀鋸，而不損其不忍人之心。略其毫毛，揜其幽隱，以使其容於覆載之間，而民氣以靜。是故匹夫之蹶然以惡怒，非可逆也；匹夫之蹶然以愉快，非不可獲譽也。然而聖人不忍徇之，以致善治之名。有人於此，匹夫蹶然而怒，其可殺邪？從而殺之，匹夫蹶然而喜，喜怒如匹夫之心，則明斷之譽蹶然而興，而氣勃然，而權赫然，靜反諸心，而心固怵然，起視天下，而天下紘然。爲君子儒者以此爲愉快，則抑不得爲聖人之徒矣。聞之曰，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於其身；未聞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留遺種於天下也。悲夫！自宋以來，爲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以聖人之言文申韓而爲言也。曹操之雄也，申韓術行而毆天下以思媚於司馬氏，不勞而奪諸几席。諸葛孔明之貞也，扶劉氏之裔以申大義，申韓術行而不能再世。申韓之效，亦昭然矣。宋之儒者，胡憚莫懲而潛用之以徇匹夫一

往之情。吾聞以閨房醉飽之過掠治婦人，以徵士大夫之罪矣。吾聞其聞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非申韓孰與任此，而爲君子儒者以爲愉快，復何望夫袴褶之夫，刀筆之吏乎！是其爲術也，三代以上，無尙之者也；仲尼之徒，無道之者也；三苗之所以分北也；鄧析之所以服刑也。自申韓起，而言治者一不審，而卽趨於其塗。申韓以矯老莊，而拒老莊者揖進之。夫老莊則固盡然傷心於此矣。老莊非也，其盡然傷心於此者，未嘗非也。仲尼不以徇魯衛，而老於下位。文王不以徇商紂，而囚於羑里。我知其盡然傷心者倍甚於老莊，則已知老莊之賤名法以斲安天下，未能合聖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馳也，愈於申韓遠矣。晝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臨之以憤盈之氣，出之以戍削之詞，督之以違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憂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親，義不肯長。不率，則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鋒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夫申韓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何患乎無名而要。豈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幸有其名，以彈壓羣論乎。易動而難戢者，氣也。往而不易反者，惡怒之情也。羣起而發人以逞者，匹夫蹶然之恩怨也。是以君子貴知擇焉。弗擇，而聖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有餘。以文老莊而有老莊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以文申韓而有申韓之儒。下至於申韓之儒，而賊天下以賊其心者甚矣。後世之天下死於申韓之儒者積焉，爲君子儒者潛移其心於彼者，實致之也。